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ppen Company, 2007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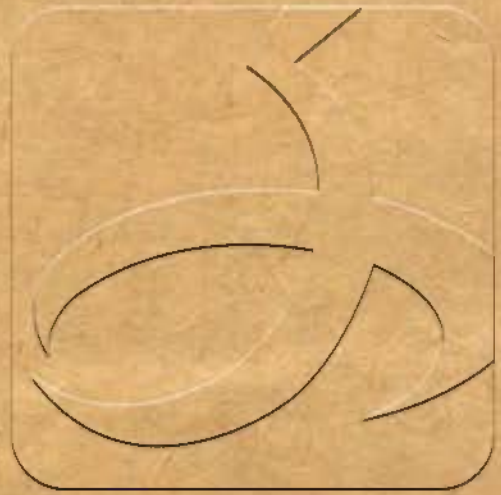
本心而不得為知矣語類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

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人仁無廉無耻者多便是那

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與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

差異。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

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是合着事問今人



知所避。四書通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申安得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彌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松陽講義。人情所喜者。淫華則以朴實可厭。所趨者。熱鬧則謂平淡無奇。故有一仁俗於此。大都是平淡朴實。或不知其為仁而不肯處之。或竟明知其為仁而不樂處之。然其人皆自謂擇之不爽。侈然予智者也。夫子為指而示之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心。使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緊為人之意也。張制初曰。不擇而不處。是蚩蚩之民。一覺便轉擇而不處。是好徑之民。永斷歸路。接夫子語意。所以鍼砭自謂能擇者尤切。里仁為美。一語包孕無窮。上自士夫。下及謀生作苦之人。皆當奉此為箴。蔡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 樂音洛 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

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

久樂必淫。 語類問既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

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 有之至久則移

底。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 至久則移

於約樂無所不至矣。 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

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餓寒所逼而不能自守。 以至放蕩於

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 久樂者為富貴所溺

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騎奔如水之浸。 大喪來故曰

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

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謂勉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安字知者

論語集註本義卷四 子曰里仁

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此。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紹聞。繩中之曰。不知有仁。謝仁。即我。我即仁。如腰不知有帶。足不知有履。故曰。忘帶。腰之適也。忘履。足之適也。忘適。適之適也。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字。同皆與安字為對。安則自然。利則篤好。朱子曰。利而行之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按利仁之利。亦當以此意看。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擇不處仁。焉得知此。知者。所以利仁也。此處。惟知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謂利仁也。二三焉。出入焉。則非利仁矣。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此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勉强而行之。或問所以云。名氏所謂。向慕勉強者。未及乎利仁也。蓋勉強尚是硬去做。利仁則自見得此理之津津。存味不能自已耳。○義府集註。於仁者曰。安其仁於知者曰。利於仁。其字於字之別。一則心與仁為一。一則心與仁猶二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就安利內。應上又久字。長字。皆非外物所能奪。方說到處。約處。樂上。○集解。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

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故安仁利仁。在內。自包得不濫。不淫。意在若如存疑。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開。語類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為仁者安仁設。又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然須看自家。有箇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遠近精粗。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才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椀清水。才入些泥。便有。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

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語類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

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  
有及此者因歎此公見識直是高。問上蔡解此段只是  
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  
文義須是包上而說方得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  
須着自去看發此可得未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  
向與上文不粘不脫之旨

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識之才謂之見道不惑

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語類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

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

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

未到安處也。四書通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  
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  
嗚呼安之者不可逮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

其公正是也語類程子只着公正二字解某恐人無理會

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

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理也。○

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曰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

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

正則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

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問仁者動

靜皆合正理心有定期凡可好可惡者皆在。這則子上  
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  
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  
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  
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  
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  
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程  
語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四 三 課本會

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惡按必合無私當理而後好惡乃可謂之能實則即一仁字申而無私當理之能其足第就心理微分體用故必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耳不得以無私貼仁者以好惡當理貼能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語類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按游氏語意亦以無私心為重蓋世固未有不先有體而後有用者故游氏有知而未仁之說或問又申之曰知及之矣而或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申

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此亦與內註意相發要之程子公正二字實已該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

事矣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日新苟子之不

欲之類是也○語類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前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開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分路猶向東行人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新安陳氏曰志仁與志道不同按此說亦本之語類然竊

論語集注本義卷四 四 課本會 復堂

謂此處所重尤在一苟字着力苟者誠也不論志道志仁  
 只爭誠不誠誠於志道自無恥惡衣惡食之心誠於志仁  
 自無為惡之事必謂仁是道德之精純為進於志道彼世  
 間一切號為心性之學者平生每有不可問豈不自謂志  
 仁哉恃無如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  
 其不誠耳

惡則無矣 語類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存疑此  
 為為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今人多曰我

欲為善然常不免有為惡之事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  
 心真實是志於仁則所行皆善更有為惡之事者决無矣  
 ○論語述志仁則無惡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  
 若猶有惡不得謂之志仁學者就反諸心可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

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精義伊川曰無道而得富

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侯氏曰  
 富貴貧賤其欲其惡君子與小人同其得之不以其道則  
 不處不去君子與小人異處之不以其道雖祿以天下弗  
 顧也夫之不以其道則節食飲不收其樂矣或問申之  
 曰衆人固欲富貴矣然立位以行道亦君子之所欲也衆  
 人固惡貧賤矣然身困而道否亦君子之所惡也欲富貴  
 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  
 人者特以非義而得富貴則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  
 耳尹氏曰富貴人之所欲所欲有甚於富貴者仁是也不  
 以富貴而害仁故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人之所惡  
 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不以貧賤而樂不仁故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語類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  
 不去是安於命曰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  
 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  
 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  
 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

自家所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或問小註審是審於將然之頃安是安於已然之後。語類得富貴須是審待不以其道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得貧賤却要安雖不以其道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主之心。某曰學者多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功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按此即總註意。思按此章言君子為仁必從富貴貧賤說起蓋因這一關煞是難過莫道取舍之分其事便性即如問子解費宰子路甘縵袍世間如此卓卓者有幾不處不去兩不字壁立千仞合下須見得破斷得煞才可從此做存養工夫若稍稍游移脚底先站不穩更存養箇甚

###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貧富貴而厭貧賤則是

### 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精義范氏曰君子為善不

斲乎名也然而有其實則其名從之爾氏曰去仁則實亡矣故曰惡乎成名或問此二語繫之范說其名從之後則兩長集矣。語類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沒裏而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又曰須是就這上二得脚住方是離得流本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在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粗處用正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到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按饒氏云此節是結上生下然味集註只是足上節語氣以見斷不可貪富貴而厭貧賤為學者先打破利慾關頭是本節喫緊處入後乃從仁字全身徐徐生下可耳。說統去仁只是欲惡上打叠未至註中貪厭二字最細在自已念頭上勘出惡乎成名



不重各上只要見得君子決不去仁耳。  
此節是深著不處不去關係仁道之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此只語其暫猶中痛所謂須臾耳不可滯看造次急遽苟且

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言類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左傳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開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

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或問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

異於閉眼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

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語類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

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聖人之意不獨

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夫可。修辨上節言去仁去便是大段與仁離

下此節言違仁違字自下得縝密凡一念之萌一私之動稍有出入存亡則與仁隱然違矣愚按集註云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是無違亦即是不去然一以取舍之分言一

以存養之功言則違與去粗細自富有別。○輯語無終食之助違仁正而不時無非仁耳然此意鶴翁難狀故

借反語托出愚按聖人特著終食之間四字正為君子全體用功處難以措辭轉說向零星罅隙求其一念之違而

不可得此為以疎形密越物得些微瑣悉越顯全身。○造次顛沛又就其中抽出人所最易違者看不到得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尚算不得無終食之間違仁工夫一節密一。○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

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

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類語

富貴貧賤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須是於富貴不苟處貧賤不

教復堂

求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箇粗底根脚不曾立得定則後而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條辨人不是將取舍看得大該了存養就是將存養說與取舍無干不是將取舍說得太精混入無遠就是將存養說得反粗無異不。駁去此四病而精理出矣。○紹聞編黃勉齋嘗言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者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勉齋此言正朱子所謂望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者也於此判斷得下立得定方有用功處故人莫先於明取舍之分然後密存養之功雖顏子亦只是如此顏子簞瓢陋巷子路衣敝緇袍便是不處不去底心事惟子路無此工夫所以只覺籠子或問曾子易箦子路結縶是所謂顛沛不違仁者乎曰曾子用功儘密觀其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水者直是無一處放過直是無終食造次違仁及其臨終易箦正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子路工夫却與聖人不肯許之以仁蓋是有見其平日踐履

處及到臨子却死於孔悝之難死生大事如此草草殺身而不成得箇仁結縶補得甚事看來子路平日何等剛大不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是何等氣象存養不到到臨了生死取舍間未免錯了所以聖門極貴要下工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密到一孔不漏才得免錯顏子之簞瓢陋巷所以為不違仁之驗而子路之緼袍不恥聖人以為何足以賊者非子路之安貧不如顏子子路為學之工夫不如顏子也。然近世言學者畧子粗處根基便要只說細處於富貴利欲一關往往未能打得過而顯說存養則又子路之罪人也。陳曰沙謂名節者道之籓籬未有籓籬不固而其中能守者此主張名節之言也。然聖人所謂不處不去取舍之間皆仁之所在於此不能守便是失其本心則豈以名節為籓籬而可外乎。我此發揮章意及總註極周匝極通暢讀者宜熟玩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八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

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

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語類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

而力不足之人因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

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

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紹聞編此章語雖三轉只是

反覆歎息人之莫肯用力於仁末節蓋有之矣指力不足

者我未之見也指用力於仁者既云蓋有而又曰未見何

也蓋以氣質而言則容有力不足者以用力而言則我未

之見也蓋果用其力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氣質豈能限

心還是人之不用力耳○愚按蓋有之矣不是放寬一步

正是鞭緊一步承上云我未見力不足人却如何不肯用

力蓋謂世間儘有氣稟昏弱欲進不能者乃是力不足也

如這般人似亦清之所行然則此力有不足者亦必是已

管用力過來令我并此而未之見可見人到底是不曾用

力若果用力豈有力不足之理用力而力足又何有於好

仁惡不仁者之未見首尾迴應無限婆心人但解一日用

力句為通章吃緊處却不知末一我未之見尤為吃緊也

註中偶字特體貼聖人宛轉之神却不必泥○精義范氏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力不足之有然人嘗用力於此矣

然後力有足有不足世無用力者則有力○此章言仁之

不足無以見故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成德雖難其人

首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

之理次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末此夫子所

以反覆而歎息之也總束○通朱此章三言未見首節言

一足者亦未之見俱以人言而有反覆歎息之意若次節未

見乃决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無是理耳與首末二未見

未見作一例看非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

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

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語類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

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足然可恕亦是仁者

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

不仁而已○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有過然亦是

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

仁之血脉已是斷絕謂之仁可乎○問過於厚與愛雖未

為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便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

出來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出其苗脉可見○仁只是

就仁愛上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位如有好底人無私

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

意便無過也不致保他有仁○文集來論謂方論知仁不

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火為仁

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白黑之相形一舉目

能無過如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

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誅管叔孔子之諱昭公皆事出

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不得目之為過所謂過者是實

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及檢揆之於理實

身之所習或常在厚與愛一邊或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

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不可不分別

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與愛者其

人原是仁厚底人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惻憫之意自在

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棄之○爾語此章之旨不在深

求正在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見其心之仁不

仁思按大指只在人之過也二句勘得分明下截自迎刃

而解講家動為畧迹原心曲諒始末之論者只坐不知人

自有黨過亦各於其黨耳夫既謂之過不獨君子是無心

之失即小人亦是無心之失其仁不仁流露即在無心處

論語真主不復匪終 卷四 里仁 五 致復堂

昭昭然白黑分。觀過知仁只合。○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

下。勘定斯矣。字何等直截分明。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按大指自合兼却只說知仁。蓋既是小人之過。更說他不仁做甚。只為

君子過中有仁。其過本與小人不同。其仁亦即過可見。故

曰斯知仁矣。語意自是為君子。而後故外註專采吳氏說

為知仁之証。○後漢書吳祐膠東侯相。政仁簡以身率物。

吏人懷而不欺。齋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曰有

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慚。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

右問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愚。按此亦

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愚按此亦

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

而後賢否可知也。語類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人。蓋就過上

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或

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

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

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意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願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謂類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處。

拆入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

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大

率是為未聞道者。設如昨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夕

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久即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四書通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則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

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為可乎。精義伊川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

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死生不安於死故有殺身成仁者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冬不日朝聞道夕死可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又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又曰死得是也。○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持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蔽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人者為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

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語類問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牛落底人其所謂志也

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

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

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

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交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

聽而自慙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

羹則不能出諸其尸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

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

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

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

此以厲爲士而志不專者也○係辨志於道只是說志既

在道耳而志不專者也○係辨志於道只是說志既

得所取已決求必去道邊趣味短衣食邊趣味長趣由於識故兼以識趣之卑陋坐之

○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精義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狗其外則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謝氏

曰道至大至變不可以有窮量之心取也恥惡衣惡食未可以言大過獨不可以入道蓋其心與道直不相似耳或

問以此別爲一說而意尤高遠思按心與道不相入句抉得出未足與議病根故宋人○王氏曰白文未足字是聖人待人寬厚處易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

反二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

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如何又曰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投此曲肖語勢然須善會○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謝氏曰適可也然惟義之從不可先壞適莫之念也

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語類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

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踏是我道可

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憑按有可有不可者事之理無可無不可者君子之心以無可無不

可之心一因手有可有不可之理是之為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文集敬夫云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

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某謂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莫

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止以其一便無適莫而不知義故

狗其於意以為可否而又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也○雙峯饒氏曰心不可

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推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王空自謂無所住似乎無適莫者然無義為之據依

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

已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理之從○集解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乃公私之辨人必虛其心以待萬物之來

乃能平其心以衡萬物之變此無適莫方能比義也但無適無莫若非主於義則行止都無是處此無適莫又要比

義也。看本文語勢。君子應事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此只是  
 一滾出來無適莫是無私心。比義言其當理所謂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自着不得絲毫意見。然天下儘有無私  
 心而未必當理者。則於此直注不之中。自當微有停頓。此  
 朱子所以有取乎謝氏之說。在學者善會之可耳。○紹聞  
 編羅文莊公謂宗杲示人好拈出水上葫蘆一語。使吾夫  
 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此一語。則所謂  
 無適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

紹聞編德者吾之所固有得之則心廣體胖惟君子為能  
 知之。故居仁由義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無非存其固有之  
 善而已。若小人則耽於所好。牽於所私。繫戀而不能以義  
 決。若安土而重遷。亦不啻為其所固有者。懷土二字摹擬  
 最深。幾微隱約處。小  
 懷刑謂畏法。語類懷刑只是惡不善  
 人心可自揣有之否。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

身又曰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問  
 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  
 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為  
 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曰聖人以降  
 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紹聞編君曰非  
 為我設。而不之留念。則非所以為君子矣。懷惠謂貪利。  
 義府不言懷利。而言懷惠。何也。利字所包者廣。懷土懷惠  
 皆利也。若欲道盡小人情態。當體惠字。只為胸中障甚。純  
 是一片憧憧往來私思。小惠相啗相沫。全不知有天理國  
 法。終其身營營役役。於是背公死黨。誣上行私之禍成矣。  
 按此可見小人暗昧。貪正與懷刑相反。故語類云。君  
 子心常存法。大底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君  
 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語類只是小人之事  
 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  
 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兩事修省耳。只是一箇公心  
 ○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  
 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義府志

在道德者必不溺於便安而意在便安者即不可與人遊  
 此懷德所以對懷土而言也。念在執法者必不沒於貨利  
 而意在貨利者必不暇顧執法。此懷刑所以對懷惠而言  
 也。○四書通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他處多指其所為。此  
 章則指其所思所為者行。○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  
 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或問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  
 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  
 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謂耳  
 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  
 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  
 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語類只據道理做去亦安  
 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  
 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利  
 其取怨之多必矣。○問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

行時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  
 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其為利  
 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  
 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

惟其放利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程子粹  
 所以多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言利者  
 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  
 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程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  
 宜之彼亦宜之雖傷不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  
 於彼不勝怨也。○語類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  
 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蒙引徇私自便雖  
 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蓋凡得利不自義中來人情自  
 不能平也。○義府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  
 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  
 利害明則是非明矣夫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可公而不可  
 私故放於利而行未有不叢怨者也。○子夷所指不疾而死  
 害孰大焉求利而得害慰者  
 不為也夫子之警人切矣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語類問讓者禮之實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

文而擎拳曲跪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得人心

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

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

何矣而况於為國乎。或問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

之實而人所憚為故言能以禮讓為國而先民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為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

之問則亦無以為禮耳○語類問禮者曰吾心恭敬至於事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

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首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與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

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義府為

國以禮行禮以讓此是從古治天下之大道帝堯成放勳之治只是克讓舜讓于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而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真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起不俟更張四境大定矣否則儀節布置總屬虛文蓋禮

從辭讓之心而出無讓則無本矣尚何以為禮○新安陳氏曰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

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西書通能字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

書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思按非禮無從見讓非讓無以為禮禮讓字是二是一能者行讓之實

而達之以文不能者裝禮之文而陰喪其實譬若人身官骸徒具而精已銷亡實是展轉奈何不得末句特為別出

習字曰如禮何蓋重為不能者歎悼之無已也○蒙引此為當時君大夫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遜讓

之實心者發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語類潛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

之其達則行之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語類須看聖人語意只是教人不求

無位非所患也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

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夸張以期人知○疏意不曰得位而曰立立者謂居官而有達堅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

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是則所當深慮而發也

實則可知名浮於實則不可知不徒曰可知而曰可知名稱其蓋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

求也或問亦云求為可知以為守為求○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或問未有位而先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已知而必求為可知則是以患乎人之莫己知也聖

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己耳

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為可知者勉

於其實而已矣固非事事物物預為防擬且為皎皎之行

而必其可知也○或問小註此聖人從人情驚外處指出

為己之學所立可知專為此輩人當下指點○季見羅曰

無位莫己知是人分上事所以立為可知是已分上事須

分得這箇界限明白而後學有歸宿一切明體達用盡性

至命不待於外求○程語以為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

人於此等處若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唯參所金反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

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明氏曰

之大指也。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閒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讀書錄：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為萬事，本萬殊萬殊一本。曾子於其用，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本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語類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箇本貫許多未先生

問如何是未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未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般子其實不曉也只得

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平時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團物事。在這裏○曾子未聞一貫說之時，他也須知得為大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是信件。件都實理會過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碎碎煞着了。工夫也。細摸得箇影子，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來。恰如人有一屋散錢，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原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更穿箇甚麼？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

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串得按此與前喻  
用意又進須詳之。○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有一箇道  
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又曰他  
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如此好不知都是這一箇大本中  
流出如木千  
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  
枝萬葉都好却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問聖人是  
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理上做工夫否曰不用恁地說  
聖人是天理上做學者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  
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  
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肯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  
好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底好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底  
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  
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是  
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先生問坐問學者云  
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未知其體之一處答云曾子  
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  
皆此一理

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緣  
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  
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  
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間皆  
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  
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  
之速也。○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  
曉也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教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  
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問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  
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大雅云觀曾子問一  
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問曾  
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  
理曰使孔子不提醒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問顏曾之學曰  
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止爭些子耳其於  
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進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  
無所不悅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問一貫之說  
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  
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着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



鋪地便是沒恁地差異。○顏子聰明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麗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來捱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省得。蓋他平日事至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設也。○彙編學者有以一貫為一貫者，如此則是以已之一貫彼之萬。雖聖人亦未免於有意，且裂道與一為二也。其可乎？學者當味聖人之言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日以一貫之斯得之矣。○東陽許氏曰：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物雖衆，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相似。○愚按：朱子謂一對萬而言，此亦言其字面耳。細思此處一字非對萬而言之一，乃統萬為一之一。下節註一本之所以萬殊萬殊之所以一本，看兩所以字，目不得將一本萬殊呆作對待語。貫之之字，乃實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而言，而一則吾心渾然在中之理也。一字與之字對

貫是其中間交接處，故註中貫字只訓通貫字虛之字。貫隨事精察是在之字上，用王到得將有得時，漸已到貫字境候，特未知其所以貫之者耳。故夫子將一字與之提醒，然後知萬事萬物之理，本是吾心渾然在中之理。元無二理。曾子工夫却只是之字上，做得透，溯流窮源，此其所以一提便醒也。此處看得分明，則下節忠恕相為甲合之義自了。○吾道二字，畧讀虛貫下四字。吾字最宜着眼，是夫子將自家應事處，現身指點，令曾子當前認取。正與下節夫子將自家應事處，照○或問一貫之指，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之，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存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

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文集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下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本上下皆所以為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語類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

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是體恕是用只是箇物事如口是體誠誠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

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說忠恕先生而已矣者竭盡而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

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

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

之體用以形容曰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

箇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流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

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精粗本末一以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便用推將去○文集若就

人分上說則遠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道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

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耳又曰曾子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

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

欲人之易曉也語類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

體一而用殊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

一。分着便各有一箇。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是

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

所以貫之者也。按此條以忠恕印合一以貫之最明了。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實貫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

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

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

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大小輕重一一都隨他面

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按此只重講忠字

自透得恕字意出與一以貫之正相發。惟忠是一恕是貫

二字硬與劃開似未穩。故條辨疑為省文。○忠恕本是學

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底道理。今且粗解之。忠

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

無妄便是忠。按此條下粗解二字可見忠是一恕是貫。混

看不得。○忠則一才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為一以

貫之又曰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曾子為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又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按此條更透切。○問才說恕字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子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知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不是說一貫便是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般底注釋只是曾子怕人曉那一貫不得將這言語來形容。又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為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在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運。少一箇不得。又曰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或問聖人之忠則固誠之發也。聖人之恕則固仁之施也。然曰忠曰恕則見體用相因之意。曰誠曰仁則皆該貫全體之謂。

論語集註本義注疏 卷四 里仁 敦復堂

而無以見夫體用之分矣。按此忠恕所以與一以貫之四字相關。○紹開編一以貫之必合四字以成文。忠恕相為體用亦合兩字以見義解。此則上下相涵之義乃徹。○忠恕在聖人分上乃程子之所謂動以天者。故謂之借觀。口借則非正言學者之忠恕矣。使聖人分上無思想亦借不得。又曰中庸或問云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若言夫子之道蓋至誠無息者道之不過是學者忠恕底道理便不是。

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

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文集一本

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

理其實只是一本。○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

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

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

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

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物各得其所。為道之用。按至

誠無息。是貼夫子之忠。萬物各得其所。是貼夫子之恕。故

曰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雙峯饒氏曰。曾子

答門人何不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蓋忠

恕二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

一以貫之會。子之學主於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

誠身故其告人。就行處說。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

論語集注卷之五 子曰里仁 敦復堂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虛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不用不到那物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果會無一處不到○或問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問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指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已意推釋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益無餘蘊其曰而已矣者邢氏以為萬理一貫更無他說之辭亦得其文意者也蓋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己為恕道之用也忠為總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應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

○語類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

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項項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所以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買箇甚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而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亦見得變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誠其心乎此者也此者皆實用功則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皆實不虛頭說矣又曰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買箇甚麼○程

論吾長主仁後匪徒

卷四 里仁

敦復堂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語類

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蓋明道第一句。只是懸空說。違道不遠。只粘着推己及物。

說。問以己推己之辨。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

布置。推己是着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忠

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便貫了。忠恕所以為一。

以貫之。是聖人分上事。忠是自然。恕隨事。應接畧假人。

為所以有天人之間。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

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

人道。曰然。天道是自然之理。其人道是自然之理。行

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人。恕者天之人。忠者無妄。恕

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

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精義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

用之謂恕明道有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

語類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天道是體。人道是

用。動以天之天。是自然。按忠恕即中和之義。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忠恕一段。明道解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

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

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或問中

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

而言也。中庸所指。則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雖同。其分則

異。程子所以有動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深考於其

書。則有以別乎此矣。○文集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

學者。則不能無異。此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

耳。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

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然核其

所為。忠恕者本體未嘗不同也。○按已上明道之說。下乃

也。語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為何嘗以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存心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論着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分。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或問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

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曰然則天地亦盡己之心而推己及物乎曰此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天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必己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亦曰其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生物者在人則謂之恕耳。曰其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者又似以理之本末上下而言而此章之旨不類何耶曰此亦縱橫錯綜之言也。蓋方其忠而恕之理已具及其恕而忠之理未嘗不行乎其間也。體之於身則內外物我之間其亦不異乎此矣。○精義伊川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本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出來教人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文集忠恕二字自眾人視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辨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聞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

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語類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讀書錄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西書通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末舉中庸違道不遠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意蓋下學忠所以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也○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其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曉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或問有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與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為咕囁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若弗聞耳故門人之問以何謂為辭則固闕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則又豈得而筆之於書耶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語類君子

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君子只看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義利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當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義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分毫便去做那一件蓋是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餘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又曰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



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小人為之他只道如此  
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南軒張氏曰學者莫  
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  
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 ○程子

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類語

問伊川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

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或問論其所稟則有清濁

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故有先喻之君子小

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不可以一例拘也要之君子小

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

其切要之言歟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可

以習而變矣至喻字之義呂氏云喻者聞見而心解通達

者也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象山講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

由其所得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

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夔

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

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

以前事○愚按程子言好在喻後象山言志習在喻前二

說本自相足然象山乃特探其本而言之最是喫緊 楊氏

為人處到得深喻篤好則天淵已判不可救藥矣

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

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

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按楊氏說喻字乃直勘箇

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開歇一班人而且

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可

以兩不相妨○說統義利二字自是君子小人供案不待

判斷而自明聖人拈出一喻字蓋形迹之似猶可相冒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 井反

論語集注本義卷之四 三 敦復堂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語類見人之善

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

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

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

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

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饒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

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精

謝氏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難以好惡之心觀賢不賢則

勇於知人昧於自知於賢不賢雖審於我何加焉故必

當思齊而內自省也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之心

切故能內自省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

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

非為己之學也○讀書錄思齊內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

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

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集註所謂等句幾微也坊記曰

倦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語類問幾

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只得做下

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驀地做出來那裏

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

得又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便要關截○

按微諫是不敢不諫又不敢顯諫固是愛心所形然此中

却已藏得一敬字下文又敬正從此埋根○四書請幾諫

者何也使大子若不知父母之有過者然使父母若不知

有人子之諫者然投於情誼之所生而妙於神明之所不

自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論語集注

卷四

里仁

敦復堂

諫也。條辨起敬起孝兩起字妙蓋見志不從雖未顯有不從之迹而其志可見則幾微之間必有不悅之意此時並幾諫且少停又竦然起我底敬竦然起我底孝全以精神志氣感動其親親豈有不悅之理故悅則復諫語類云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足順子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那幾諫之意也勞而不怨所謂

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語類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

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

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一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疏意勞猶苦也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憚勞之心即是怨孝子於此可諫則復諫不可諫則負罪引慝以冀親心之感悟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

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

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

而無失也。慶源輔氏用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問

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述朱遊必

有方便是處變之道。注中知所在召必至二意便是不可謂不言變。○按不遠遊三字已斷然下似開一方便門。然曰必有方正。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精義見遠遊不得。曰遠遊與遊無方雖其未足以貽親之憂然親之思念不忘也。蓋不以親之心為心非孝子也。侯氏曰夫為人子者昏定晨省承顏養志朝夕不敢忘也。遠遊與無方之遊豈孝子之心哉。○語類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愚按范氏一截重在欲親必知己上一截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一截重在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則用意更為悚切。條辨云不重親之念子仍是子心恐其如此却不道子心所以恐其如此者正以親之念子如此耳。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語類只是這事上既喜其壽

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按喜其壽懼其衰本精義中

侯尹之說朱子不欲作兩開兩平看故云。輯語喜懼原

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兩一則以是合併急語非兩開轉語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西

書通人生百年日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九

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正自有可懼者存焉。蒙引聖人意重在懼上欲人子及時奉養而

不懈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按喜懼字正為不知者下項門鉢試思父母之

年誰不自謂知者然非時時記憶在心直謂之不知可耳

夫子故與當頭一喝曰不可不知也隨醒之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蓋親年只坐不知才知自不覺其喜才喜自不得不懼所得伸吾本養會有幾何悶然寬然可乎不可夫子所為危言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合之不然聖人發言之意自在言外逮及也。行不及言可

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語類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

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必於行而言

之必行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厚齋馮氏曰古人言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所不知恥之何哉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

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

不易矣。語類集註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

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集解言之

不出非不言也就那言時有若拙若訥許多艱澁之狀正

取心發現處言在口而精神全注於躬躬之不逮非但以

全然不行為恥便是躬行而微有不逮亦以為耻且不必

到躬不逮然後為恥當其言之時便所以為耻此一點恥

心看似謹言實乃策躬方見得精神激發處若

以躬之不逮而僅甘為緘默之人恥字便認錯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語類問以約失之者鮮凡

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分明。○約字是實字非比約之於中約之於禮則約乃活字又曰約有收斂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軼於規矩之

外 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類凡事要約約底自然少失

矣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援一毛以利天下其

美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

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按謝氏以心言尹氏就事言蓋心知檢束自然寡

過而簡緣省事亦遠煩苛故語類并論老子亦連而及之然非本指○集解以約失之者五字成交約與放相反以

放失之者多以約失之者幾亦分明相對大抵精神一泄越便多疎虞才力一馳騁便多顛蹶約則寧靜無躁寧斂

無肆才力也運用得去精神也照韻得來凡當身之尤悔世境之險阻皆從寸心謹持之雖未能皆中節所失亦鮮

○按約非老氏之守雖亦非即聖賢之居敬慎獨大指只對針才智

自逞者發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語類問言擇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

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者反是行而能敏造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

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或

問小謹學問惟輕情難除訥言敏行矯輕警情之法也○或

稱訥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

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我此章所以異乎敏事慎言等處者因此著一欲字不同耳然但說欲字是

君子存心尚未見吃緊看謝氏注以其放言易故欲訥以

其力行難故欲敏訥敏精神全喪從言易行難透出君子無時不在訥敏之中正無時存自見為訥敏之日此所以

也如此勘欲字方說得矯輕警情意出○胡氏曰自吾道

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

如居之有鄰也或問此泛言事理凡有德者必不孤立當有朋類來與為鄰程子所謂事物莫不

各以類聚凡為善者以類應之是也○語類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

有凶人同之又曰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與易中

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同蓋彼言敬義夾持則德不偏孤

此則言善者以類應離雖同而義自別也○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新安陳氏曰秉好德人心所同同

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條述德曰是不孤以此心此理同也此是就源頭說下故曰以理言必有鄰是就天下

之人決之知其必有得此心此理之同者與為類應故曰

以事言陳新安秉好德人心所同是德本不孤意同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

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

辱求親而反疏也○語類問集註引胡氏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

斯辱疏矣○語類問集註引胡氏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

交際之間如詔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

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也是不好底事下是不消說以

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特言之以警學者○

集解此見事君交友者當有進言之法非戒臣友畏避緘

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是釋下必有鄰意○說統語意只是鼓人進德云君子只患德之不修不患人之寡和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

數色角反

言言集言才事池苑 卷四 聖仁 敦復堂

要見辱與疏皆所自取忠臣固不怕辱良友固不憚疏但  
 辱則回天無策疏則責善無功從古忠臣良友每為數之  
 一字所悞然使畏辱疏而遠緘默則其罪更浮於數矣  
 兩斯字宜體味因為數者危亦隱為藉口辱疏者諷  
 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新安陳氏曰大倫  
 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  
 合者皆上之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義府事君處友須有誠意感通之形之諫諍其不得已也  
 頃瀆則言輕誠意便有不足君子信而後諫言必當幾不  
 為再三之費然亦有事勢所迫萬不得已而為之者  
 雖取辱與疏所不能顧故君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

此章與前章同義

此章與前章同義

此章與前章同義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五

文命堂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

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  
追反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學也

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老而夫子稱

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五 公冶長 一 敦復堂



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語類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

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文集問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為可妻也。曰雖嘗

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

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

為榮辱哉。精義范氏曰長繫於縲紲時人或疑之故辨其非罪聖人之言無所苟也。有罪無罪在我而已

自外至者我何與焉。若非罪而得縲紲以為辱則是有罪而得軒冕者亦可以為榮矣。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

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

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焉若此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膏夷之刑皆受之而無慙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緇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

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

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語類問集註云以

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觀其三復白圭

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

言行必不陷於刑戮。紹聞編註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不盡。○巢鵬此相南宮之德器不是相其各位福澤也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

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

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

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紹聞編看此章當知門人以公

冶南容二人同記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已之子一妻以兄之子遂疑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為厚兄薄已之論者固非矣或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

者亦非也要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說為盡而免於刑戮與雖在縲絏之中比事而觀則記

者之微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魯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何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

仁愛為單父宰鳴琴而治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年方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

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

以治人之道○語類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

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此君子亦是大概說故夫子既歎

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

以見魯之多賢也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賢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按子賤之能

取是主魯多賢足以供子賤之取是賓能取意已在上截中下截忽作反掉以咨嗟歎惜之語寫嘉子洋溢之神兩

斯字龍鸞婉轉口角津津集註下○蘇氏曰稱人之善必因以二字以賓襯主味之不盡

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音女

汝瑚音胡 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

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語類子貢是器

費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又曰

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

處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集註易置其文蓋因舊註

想因瑚在璉上而誤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重

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不可使從政為

卿大夫是貴重也而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條辨貴重是就他骨子裏說華美是發於外者註中一而

字有意疏意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

其通達之林不特可以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

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必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

所珍而尤為古人之所重矣輯註子貢兩問煞緊要不

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

半人煞重賜之為器固本天資得來亦憑學力做就或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

之貴者歟輯註器字中裏抑都到愚按畢竟褒子意居多

大概說不必遵作不器之君子相形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

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朱

重厚簡默四字本仲弓素行說輔氏曰仲弓在德行之科

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

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紹聞編按左氏傳云寡

人不佞蓋以佞為才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

辭辯不勝故尚佞。條辨佞未便是才不佞亦未便是短

於才但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按或人本不

解所謂仁因其不佞便以為仁美其仁正病其不佞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

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義

伊川曰佞辯才也人有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曰焉用佞

語字解之又曰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

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

曰惡夫佞者是也。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

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翼註禦雖訓應答然

要得禦字情勢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

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為人心佞者不內根

於心而但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亡之矣到得屢憎於

人本欲取悅而反以見憎此正抹倒佞人心事令他快然

內悔見佞之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斷不可用也。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語類問不知其

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輯語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  
甚微看佞字却正是正不仁。或人重佞乃當時結習使然  
故驀口便折他焉用佞隨告之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不獨醒或人正以警世也未二句乃破他雍也仁而  
不佞之疑却又恁地斬截聖人着意自在起訖二語○或  
敦復堂

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

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

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按註發明不知其仁意而列之圈外者以章意所重在闢

佞不在論仁或人固不足與言仁而佞為世道之憂不可

斥也

說音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斯指此理而言語類此章當

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

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問斯是

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

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愚按斯指此理

而言開平日所蓄之於心者固非為仕起見及其承夫子

使仕之命衝口而出者却自因佳而云然聖賢仕學原無

二理隱居以求其志是此理行義以達其道亦是此理

斯字粘仕講不得離仕講亦不得故曰都是這箇理

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

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精義明道曰不先自信何以治

可以仕夫子說其篤志也。語類斯是這許多道理見於

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却自

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今人不識此意謂開見理不明

未足以治人若然則夫子之使錯矣子路使子羔為宰夫

敦復堂

子以為賊之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問稍稍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雖一官一職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意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倖成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二意原不相碍。○輯語只一斯字，可見開心目間實有所指，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此其所以為篤志。○我說開之意，外註尚有程謝二說，而朱子却用尹○程子氏說其篤志，列之圈內，蓋以此二字尤為懇實也。○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類問如何謂之大意，足規模大則工夫粹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問見大意如何，曰：大意只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又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維皇上帝。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慶源輔降衷於下民。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或問漆雕開未能

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苦存苦亡。一出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何如。然曰：見大意，則其於細微，容或有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曰：論其資稟之誠，然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語類問：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點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又曰：曾點開闢漆雕開深處。○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謝氏曰：開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任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類上蔡言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

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不肯安於小成安於小成者只是不見得大意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存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斯之一字甚大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只是他已見得此箇道理了却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夫不入這小底窠坐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

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以任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存疑開口吾斯之未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便有夫學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一念

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他若一毫未到決不肯已非苟且隨世以就功名者其立志之堅務學之篤真出聖人意望之外故深喜之愚按說開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小成竊謂程謝二說只是

正反相足無二意也朱子特揭出篤志二字乃見得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字字都從深處開心窩裏使轉得意味出况程子所云已見大意遺書兼會點言之故語類又云點

見得高却於工夫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又曰點規模大開尤密可見此當以篤志爲主也饒氏謂惟其見大意故不安小成惟其不安小成故篤志似

提起見大意說在開分上尙稍疎不安小成只就當下便見夫子亦只就當下說他至他日所就不可量尙是後一層語非本指所重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

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語類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

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

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也。語類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

他好勇故凡事能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紹聞編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

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子路勇於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

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則有時蹈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為傷勇矣為孔惺死非無所取材之

驗與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殷而終若此甚可惜也。文集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問之果以為喜

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風何嘗入得他胸次耶按此與本義不合

然亦可以互相發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

以不知告之。語類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襍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

無用處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子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

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間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又問雖全體未是仁

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才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

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

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本。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與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

論語集注卷之五 公冶長 九 敦復堂



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  
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  
答之。輔氏曰諸子之於仁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方  
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  
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  
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

做賦是也

左傳襄公八年悉索做賦以討于蔡

言子路之

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是問其仁非問其才。語類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按問答意俱主仁而言說箇才之可使正見仁之難知若重講上截輕帶末句便似下面都引他問才了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邑長以千室之

邑言家臣以百乘之家言宰邑主治火宰家主治事俱就他藝上見得。語類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他工夫未到所謂工夫者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問聖人稱由可治賦求可為宰後來求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才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說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

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按赤不在言語之科。此處說可使與賓客言當是

從其平日嫻於禮樂自能不亢不卑從容應對。語類問孔子之學莫大於為仁武伯見之曰子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孔子却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不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須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籠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亦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義府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措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詞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正是不與其仁也。近朱仁與才有相粘說者有各開看者如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此由本可以信末若周公之多才多藝莫非仁德所兼而三子則才是才非以仁而兼才也如勇者不必有仁

有言者不必有德此由末不足以信本若衛仲叔圉等各有所長用之各當猶足免長小人且然况於三子仁即不足才自可用也愚按此章對三子說自合重仁對武伯說三可使盡見三子才堪世用語意甚明。或問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少之事雖當隆盛之世任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諷議為高哉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按此則朱子亦非將對付武伯之意一概抹却但位置輕重間須還本分耳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愈勝也語類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在聖門其德行蓋在冉

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人方擔荷得去使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

門自顏曾而下便須遜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存疑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子貢處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箇人聖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看此豈是當閔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

言二者一之對以其顏子明。脣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彼此之相形而言

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語類

明脣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脣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

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此子炎光逐此子照去追尋。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

推測甚底。紹聞編聖人全體渾然一切道理俱平鋪在

要用即用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顏子體

段已具其於道理平鋪處未得如聖人要用即用自然流

出然胸中直是灑然如光風霽月於凡私吝蔽礙處直是

打叠得淨聖人一點他使即始見終直是傾腸倒肚一切

都了子貢聰明亞於顏子聞得一件直是理會得這一件

透又能透過那一件所謂觸類而長也比顏子即始見終

雖有問然只此地位已儘高。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

是聞一件限定知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

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

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按子貢下箇知十知二字而只極形何敢望回之意自泥看不得。說統何敢望回四字要看出子貢奮發鼓動處便是進步語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

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

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蒙引宰

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

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檢言者并

責之。蒙解改此失是始疎畧而今詳審非始忠厚而胡

今刻核也然亦夫子設此以警學者不得竟以為誠然胡

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疾呼次節乃微

言喚醒再着子曰字見夫子丁寧反覆一

○范氏曰君子

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

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

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

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

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慶源輔氏

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

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朽木不可雕糞土之

穢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

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接剛是純乎義理不屈是不可屈撓最

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魯慾多嗜

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語類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

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枨也

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問剛有那勇猛底

意思曰剛與勇有別觀六言六蔽處自見接剛以體言勇

以用言問慾欲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

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精義伊川

則不剛至夫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范氏曰剛者天

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

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撝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

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不屈於名勢則屈於貨色

謝氏元本尚有此四語按此正就慾字中種類周悉言之

故下復申之曰要之有意則有慾有慾則不剛或以為不

徒是不屈於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

慾爾語類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

以申枨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

前卷集注本義通考卷五 公治長

左

敦復堂

怨。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怨，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怨也。人之資質千條萬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怨。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須擴充其識見，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  
 輯註：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求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亦必其氣象有似乎剛，所謂怨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冒昧至此。故謝氏下悻悻自好，此即為怨。亦此意也。怨之非剛，固是就棖而論，未可以盡。夫子未見之意，要之夫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似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遠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謙等。○不欲為所不當為，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他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在聖人曰：聖門諸賢，無不求仁。子貢兩時，必是用能近取譬工夫。當日月至焉之候，忽然見萬物一體景象，故出以相質。但他見見到未是行，到是初至未是久安。故子曰：非爾所及。若認他作夸大自張，輕脫自許，直將仁字種子斬絕矣。○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怨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

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

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潘室陳氏曰據此一章只有

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勿無二字分別乃是記者當

下識得於辭氣之間孔門言語一似法律

律高者當如法家一字不可取次過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蔡氏曰謂之德則

則自有不容揜謂之威儀文辭皆是則夫子之榮然有文

蔚然有章者舉凡動靜語默莫非妙道精義隨寓發著自

無隱乎爾也○按威儀夫子以身教文辭夫性者人所受

子以言教皆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語類天理

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自然之本

體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着人而

之○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

一截子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

性又曰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

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倚頓

放處○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

人心未應於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爭故曰性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

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語類問夫子

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

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七

敦復堂



問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  
 莫只是聖人怕人躡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  
 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  
 貢既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工至此  
 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那高深作甚麼教聖人  
 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  
 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  
 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會說及此○問子貢是因文  
 章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  
 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  
 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  
 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問性與天道  
 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  
 文章處即是性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不用說  
 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  
 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問先生不取謝氏  
 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

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會恁地說如天  
 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  
 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性與天  
 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  
 門之教不躡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  
 者○精義伊川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  
 得而聞橫渠曰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固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  
 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又曰耳不可以  
 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未可  
 以為聞也呂氏曰吾無隱乎爾與人為善也教不躡等非  
 隱也未可也性與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所不聞思  
 按一貫章曾子唯而門人問何謂即此數條公案然夫子  
 當日特呼參而語之則仍是教不躡等雖言亦自與門人  
 無與也可見  
 註義之允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

言也紹聞編聖人文章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流行然  
 其教人則不躡等看此章且須就此章語意參會文

章性道子貢原作兩件說明是說有聞於夫子之至論何嘗說從文章得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

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

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語類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

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吃得盡方好吃不盡又增加亦

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

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紹聞編看此三句只

要得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底心事只此便是吾人百世之

師不可旁撫仕衛等事來議子路朱子看書最忌旁入泥

意○輯語此記者空中設撰形容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

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問之後行未盡之前此則自然

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為未能行時候一種

火性火急一聞即行之象如在目前○惟恐有

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

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

得諡為文以此而已或問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一惡

一以為為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

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

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

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

厲有不能已耳○語類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

論語集注卷五

公冶長

七

敦復堂

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矣王之學。條辨衛使文子治賓客則其能通典故而詞章博洽可知意其所謂學問者不過如此。愚按就他學問上亦自有一種風流文采與世間俗吏趾高氣傲者自殊末句是以○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字只須如此看

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事載左傳其為人如

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語類問孔文子孔姑之事

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的好處。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如

文字文王諡曰文周公亦諡曰文今孔文子亦諡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一字為諡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諡而隱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文集此章固以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更記諡法解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經天緯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錫民爵位文○語類伊川謂倫理明順曰文此言甚好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慶源輔氏曰首

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

已為切謹恪乃敬之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

實而於事上為宜也。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四語本左傳。仁山金氏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師都建旌縣鄙建旒當時鄰國多疆

族分食都鄙必多僭侈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

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

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收我衣冠而

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

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患故

使民封上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復田制一時使民力

為之故有作封洫之讒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

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

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

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註取得

其要。紹聞編夫子此四語盡却子產之為人春秋時名

實惟子產氣象最近道真西山嘗詳論之曰子產以鄭國

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歷定公獻公釐公景公凡四十餘年

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

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從容回

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

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

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遷于

督死豪宗大姓阻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

夫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所為惟作邱甲鑄刑書見讖當世自餘

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至於用人

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

及之者按西山以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考論歷代輔

相之事業故其論子產者如此子產若律以聖賢正己格

君之道固有所未盡然夫子許以有得於君子之道者四

而首以行己之恭則其視身必有禮而與夫三歸反坫修

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其言曰所善者吾則行老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斯言也藹然君子反躬廬已愛言納

教復堂

公冶長

善之心也則其行已之恭可知此一句是為人根本當時諸人俱緣此處有虧故做出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是此處服得人故於事上使下皆克行其志也次便說箇事上之敬欲子產能格君心之非如文王之為臣止於敬固不能然即其歷事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為私計則其事上也真可謂能敬而與公子季友之徒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啓私家強盛之禍者異矣養民惠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終是惠勝故夫子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遺愛也蓋其資性既溫良愷悌而其政亦以惠利愛人為主多所補濟使民間富實安樂如漢循吏猶其遺意使民義義與惠字相對其義民則惠其使民則義有惠而無義則是姑息了義有斷制之意朱子謂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賈誼所謂欲定經制便是亦欲理會這事而未能也子產當時亦未能以先王之道教養其民故夫子僅稱之如此然此處只取其長不可將他短處夾

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偶一事如此耳記謂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蘇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蓋子產雖未能興先王之教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教也○輯語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吳氏曰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精義范氏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有諂有瀆則非敬也若平仲足以

為法矣。楊氏曰：交之道久而益親，則既習而敬，弛焉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為善，或問：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他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游戲相徵，還以為為生死不相背負，水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集解：交以敬為貴，敬以久為難，蓋久則狎心生，狎則不敬，久或厭心起，厭則不敬。交之所以不善也，敬字義兼內外，而其本在內，方不入機權作用，及世故周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

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

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

也。語類：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白

心一，向倒在卜筮上。子如何得為知古說多道他借某以

為若，是借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仁不仁了。問臧文仲季

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

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文仲

在當時，既歿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聖人直是見他

不是處。○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是借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集解：一藏龜之室，而華飾若此，即此刻意諂瀆，是何等昏愚，更不須說到希福免禍，徒以冥冥決事矣。何如其知，雖非硬說他不知，然正不解所謂知之故，猶曰人之稱斯知。○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也，其謂之何語甚嚴切。

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左傳文公三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闕妾織蒲三不

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爰居三不知也。語類古人卜筮

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手如祀爰居

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智皆是

賁鬼神

之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李載其

為人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

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

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

其忠而未許其仁也語類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

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

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

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

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玷聖人却與其

仁之功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

人之私行耳。問子文之事集註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

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于文告新令尹一

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

下相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

愠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

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

有未善也。潛室陳氏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為已能而

而妄生喜愠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為已能而自新舊

教復堂

皆忠也。物未知是未知其心焉得仁是言其事之不得為仁當合內外註參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左傳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匹也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

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

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

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

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

清而不許其仁語類問于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

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于文乃盡以舊

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酒

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是易事後

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

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

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

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又曰某註中亦說

得甚平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

人三仕三已無喜愠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

得一番無喜愠第二番定是動子又如如有馬十乘也是箇

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

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

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語本自渾然兼也未消

論到他後來在○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

無私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愠

敦復堂



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又曰：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德言則曰全體，迹朱以心之全體，不息以逐事逐節言，則曰當理。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無私論語論仁要不出此人字。

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語類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按此條以心無私事當理分屬二子，此困勉錄之說所由本也。然語類小註曰：此說可疑，當是朱子未定之論。觀註後借王僧夏云云，則二子事皆不當於理，心更不能無私矣。

問集註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着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按此與前云這要在心上求，當合看。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精義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使聖人為之是仁否。伊川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也。又問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此子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按此二條可以識仁與忠清之二而一，又可以見忠清與仁之一而二。○語類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然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全，備如三仁之事，皆不可見聖人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証，衰則其衷可知矣。又曰：子

文之忠。文子之情。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于伯夷。已是仁人。即無讓國諫。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即無讓國諫。村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深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清在其中。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

獨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註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階案也。○或問。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為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為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獨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乃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勸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其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為。皆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言者。又特不見於邑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

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語類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猶身。文子去就。若明。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註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階案也。○或問。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為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為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獨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乃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勸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其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為。皆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言者。又特不見於邑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

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按此即語類中所云聖人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之意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開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

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曰豫備不

虞古之善教也杜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

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

反感矣故夫子譏之語類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

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過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去輕重却轉不定了○凡事

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才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

齊沒理會了又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看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一清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

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以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

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渾厚占得地位淵再斯可矣是常法

大槩當如此潘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精義謝氏曰天下事有是非君子不能無擇

也是以再思以為可也徐思之有未可焉則止以為不可也徐思之有可焉則行此之謂再思或問謝氏之說善矣

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擇於可否之間始以為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以為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

有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

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

與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志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為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與○語類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是非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懣懣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襍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夫漸漸便入邪僻况初來原頭自有些子私意子○仁山金氏曰文子縱襄仲殺嫡立庶於是瞞宣公之短黜莒侯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天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夔峯倪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明則是非判斷果則從違決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

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聞楚敗山居襄牛以避晉遂奔楚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宗六月晉人復衛侯衛武子與衛  
 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  
 之乘而入公子猷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猷犬  
 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魯冬會於温討不服也衛侯與  
 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夫士衛侯不勝  
 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京  
 師冀諸深至甯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僖  
 公三十年夏晉侯使暨行執衛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語類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邦有  
 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  
 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  
 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武子當文公  
 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他亦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  
 至成公無道失國若知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  
 出木武子竭力其則至誠懇則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

卒得兩全非他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此以智自免之士武  
 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姪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  
 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愚有  
 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  
 子雖似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粹粹做將去  
 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

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

是也語類甯武子當成公出奔時煞會經營着力來愚只  
 是沈晦不認為已功故不可及○問甯武子之愚曰

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為晉文公所  
 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而免之  
 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問所  
 謂沈晦以免患者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  
 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  
 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  
 愚也又曰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  
 不當愚只得如此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愚按沈晦之說

敦復堂

須融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內方越見得保身濟君元是至性中作用不入機權若脫却內註本義講沉晦免患恐非聖人嘉歎寧武之意故程子又云亦有不當思者比干是也正為後人欲借沉晦避患偷安者塞斷後路然非正指不必夾入○本章知愚二字原即就俗論看出可及不可及亦即指與此輩人故註中愚字只對針智巧之士所深避不肯為相形而見其本義自須重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力據上游然保身濟君却正是盡心竭力中事內註必一并根究分明而外註復引程子之說以足其意語類諸條可覆按也講家或專主上截於義殊欠完備但不宜如蒙引以盡心竭力為愚以保身濟君為不可及斯為不揣其小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紹聞編孔子凡三至陳一沮齊

女樂自魯適衛自衛適陳過匡見圍一適宋遭桓司馬欲殺之去適陳一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在陳有絕糧之厄  
明年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自是孔子不復出矣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

成就有可觀者

語類問所謂文是文辭抑指事理言之耶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為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謂成章

曰隨他所見所謂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為有倫序有首尾可觀○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

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再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德行言語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就了○紹聞編成章要就狂

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是慕箇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見天地之員方感

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

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

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  
 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  
 欲歸而裁之也。語類問子在棘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清如此說且如而  
 今人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  
 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  
 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問孔子在陳  
 曰歸與歸與此蓋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道故  
 欲歸而傳之門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但過高而忽於恐  
 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忘其  
 初便是只管一向過高了又曰不裁之則無所收斂而流  
 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過世高尚底人○子在陳當時  
 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  
 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度若異端邪說釋老之

學莫不自成一家此最害義○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  
 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  
 放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猶底成不是今日猶明目又不猶  
 也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宅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  
 何裁得○問何故只思狂士不說猶者曰狂底却有箇那  
 殼可以鞭策猶者只是自才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  
 行必果者是也○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  
 也曰自是如此○或問裁謂裁其性行之過又曰孟子所  
 謂進取即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  
 謂不知所以裁之意自在言外○說統所以二字是聖人傳  
 道密微處當味○程菴程氏曰并簡志大而畧於事宜其  
 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  
 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  
 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  
 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  
 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  
 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

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

不甚怨之也語類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

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邪人

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

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又曰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

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

他善處不見他惡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

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

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盛聞故特明之○文集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望望然

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惡矣

○紹聞編君子至公不為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

且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

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怨者只是至愚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

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

不甚怨之也語類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

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邪人

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

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又曰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

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

他善處不見他惡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

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

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盛聞故特明之○文集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望望然

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惡矣

○紹聞編君子至公不為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

且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

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怨者只是至愚

而不掩焉者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

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

不甚怨之也語類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

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邪人

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

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又曰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

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

他善處不見他惡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

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

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盛聞故特明之○文集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望望然

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惡矣

○紹聞編君子至公不為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

且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

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怨者只是至愚



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聖賢之心皆是如此。紹開編此見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秋故朱子謂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

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

恩不得為直也或問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

患其不得故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

可也未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未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

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

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善夫沂國王文正公之言卜

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

○語類問或問人問急未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

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故一面人情

蓋謂是我為你乞得。○只自看如今人求乞些醯亦是閑

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

不取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與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

如何。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非若有一毫

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之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

所以為直矣。○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

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

取子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

可不謹也。○語類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向物掠美市恩而

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

甚。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

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

然。或問小註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也只

教復堂

是此模樣范氏曰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說統古來以為周旋也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如微生乞醜一事何等委曲方他却是第二箇念頭便非當下本念故夫子有感於其事而歎之不重在議微生指點要人不同轉念去也下章巧言格怨兩畏亦只為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語類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而加添其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却去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下乃不是足凡制字如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語類問左丘明以爲此類者皆有兩義

右之聞人則左傳非其所作曰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或問先友傳皆作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

明名傳春秋智乃左氏耳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其於穿窬也左丘明

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

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精義范氏曰

恭者外為諂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內為詐也言已與丘明同所以顯丘明而率其不能者也天惟外不為諂內不為詐則不愧於友不惟於人矣語類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醜之義相似。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

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集解人生自有真面目真肺腸其發於言徵於色見於禮貌各有當然之則不容偽為巧令足恭致飾於外要人道好不必說到乞憐即此詞色

禮文都非本態既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匿怨友人胸藏其怨陽與之親

不必論到報復。一應酬交接都非本念。兩種情事雖別。要皆立心不直。只此便已可恥。本文叠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文繁不殺痛與若輩點醒他羞惡之心。若說向邪佞奸險轉涉深文。不足以發其愧汗。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精義謝氏曰門弟子所存夫子蓋得於冒曉之間不待問而可知。今於由與回而問之非問之

益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二人者於此安知不由是大自以啟迪其心與。語類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

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一條辨這志字各執現成地位。隱微中志慮專切者而言。愚按與知爾章發問

別意微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衣服做壞也。憾恨也。語類問這是子路做工夫處。曰這也不是他做

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餒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

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

。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不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

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

如是。何以爲聖門高弟。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

人。所以較小。曰以朋方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

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

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

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

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續密較別。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續密較別。子路是有些

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瞻前顧後。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

置於所做未能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卷  
 不能忘情於已做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按此必到得做  
 之無憾方是真能與朋友共非兩層。集解車裘與共低  
 一格便是俠士之輕財高一格又是蒙莊之達觀與聖賢  
 求仁強恕之學均無常格須知子路所云本與顏淵夫子  
 之志是一線。上事但有廣狹安勉之異耳。朱子云子路  
 是就意氣上做工夫又云有些戰國俠士氣象此亦言其  
 畧有相似耳同一解推在俠士為好施在聖賢為公物子  
 路重友輕物原從義理上起見其胸次光明則意氣都成  
 義理此須在心體上辨別。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  
 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毫未到  
 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  
 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  
 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  
 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必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  
 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  
 於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裘與  
 共持顏子善中之一善且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

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  
 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者力然後能之  
 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  
 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左可進步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語類問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

是不矜已功。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

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蒙引顏子之所以無伐善

無施勞者蓋有以見夫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其

善與勞都是盡其在我者本無足驕於人也按解此自與  
 謙虛謹厚意別。語類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  
 去得箇客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子路必待有車馬輕  
 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  
 與人共之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又曰就顏子

上看便見得雖有車裘共做之善，既下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着力去做。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做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代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則曰吾當試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飲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又曰彼云願則猶有未能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未得此病，子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曠然如太空更無或曰勞勞事也，勞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只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人。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問老者安少懷，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於兼愛曰。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也。象引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則行於天下。

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語類卷之五，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子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緩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世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說為勝。

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

語類問才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  
 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  
 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  
 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自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  
 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  
 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  
 人有已則存私子路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  
 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  
 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存此心但願無之而  
 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乎軀殼不知那箇是已  
 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又曰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  
 方剝得外面一重層皮子若顏子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剝  
 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  
 同體矣。問小大之差曰這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  
 以都自狹小了聖人如何得恁地夫人都不見得全體所  
 之隔而物我判為一。問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  
 仁曰然又曰子路顏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  
 舍已忘私成意也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

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  
 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  
 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  
 然意思却只如此解語申之曰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  
 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  
 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下夫是地到這裏火候氣象自  
 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  
 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問顏季皆  
 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  
 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 又曰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爾類問子路之志豈可以勢利拘之曰能輕已之所有以  
 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或問  
 以子路為亞於浴沂者取其胸次洒落無所係累於物而  
 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為直  
 百世之師者豈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其有見於此與

施勞語類問此四句恐是互舉曰他先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思按以功勞言與知同於人正自貼切蓋有

功未有不及人者顏子知同於人此其所以不自張大也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

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

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

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語類天下事皆他

理聖人順之而巳安老懷少信朋友皆是他自帶得此理

來聖人處之初無形迹子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

○季安溪曰聖賢相隔分量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

白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到無

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

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斯矣以此意

看程朱之說本得分明愚按以三之字與三無字對照聖

賢分量只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學者須識得聖賢氣象亦

未嘗不自理會文字中出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

但。不宜徒作文字理會耳

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

賢氣象語類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

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

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

天下於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

無人也。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源輔氏曰誠意所蓄根。人有過

深力固最足改過之機才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

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

其警學者深矣。精義伊川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

無改乎。語類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

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常留在心胸為悔。今有學者幸知

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也。曰改了便無悔。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

能舍舊而新是固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疏意訟者如

冤家相見更不由躲避。又如兩造相質盡發其罪狀。又如

老吏斷獄務推勘到底不徒曰訟而曰自訟。無所徵發而

獨自痛懲不待曉告而獨自悔治也不徒自訟而曰內自

訟。不靠口頭說話來辯排不靠外面意氣來振刷。只就心

中一念獨知處默默根究分明不留餘隙也。四書通訟

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或問小註此非絕望之辭。止深望人改過之意也。三句須一氣讀下令人惕然深省

方得聖人慨歎之旨。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

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語類問此是表裏粹然好底資

質曰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





71020624

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

而已可不勉哉或問小註此設辭以勉人好學之意美質

易得而好學者鮮正欲其勉於好學而勿負此美質也

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

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

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所當勉如此說統大意只是

勉人以學將自已做箇樣子忠信或主美質說或主真心

說好學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說曰不相礙按有真心者

正是質美處翼註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

忠信而已如聖人吾不得見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

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集解如字只當以字

看如不如非較量語乃指點語微微指出好學本懷

現身說法集註生知字為夫子補出全身在

夫子口中却只是說忠信不得關入生知

